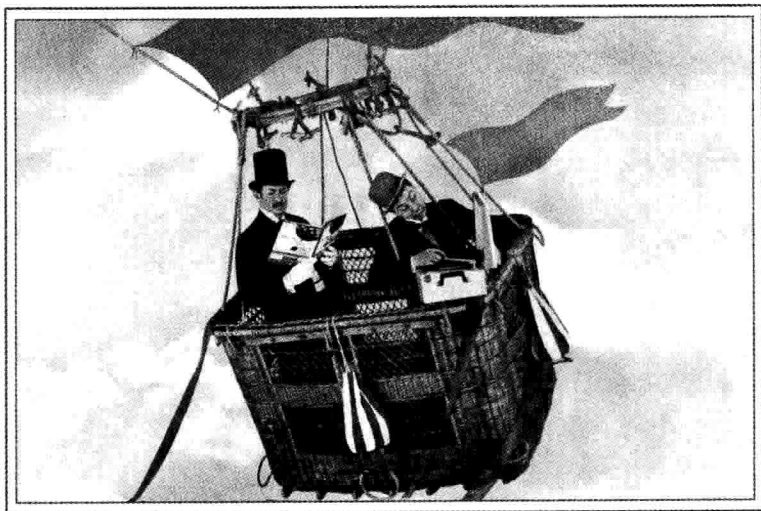


# 80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80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孙志阳◎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天环游地球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孙志阳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6  
ISBN 978-7-5463-3020-4

I. ①8… II. ①凡… ②孙…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6990号

书 名: 80天环游地球  
著 者: [法]儒勒·凡尔纳  
译 者: 孙志阳  
责任编辑: 史宁 韩笑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3020-4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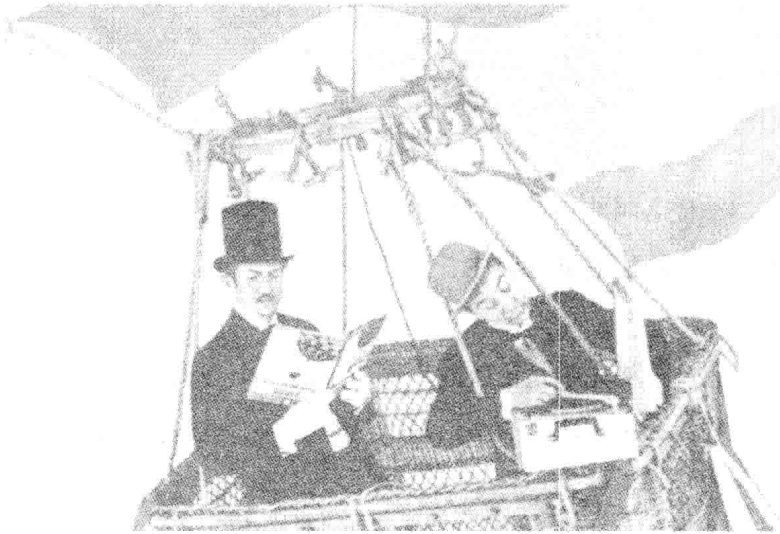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福格和路路通成为主仆 /1
- 第二章 路路通自认为找到了理想的主人 /7
- 第三章 一场可能使福格破财之争 /13
- 第四章 路路通被福格吓得目瞪口呆 /23
- 第五章 一种新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出现 /29
- 第六章 怪不得侦探菲克斯会着急 /35
- 第七章 查护照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41
- 第八章 路路通好像太多话了 /47
- 第九章 福格顺利地渡过了红海和印度洋 /53
- 第十章 路路通赤脚从庙里逃出来 /61
- 第十一章 福格花高价买大象 /67
- 第十二章 福格一行人险穿森林 /77
- 第十三章 路路通再次证明“好运总是青睐勇者” /85
- 第十四章 福格无视美丽的恒河山谷 /93
- 第十五章 福格的钱又少了几千英镑 /101

## 80天环游地球

- 第十六章 菲克斯假装一无所知 /109
- 第十七章 从新加坡到香港 /117
- 第十八章 福格主仆、菲克斯都各忙各的 /125
- 第十九章 路路通全力替主人辩护 /131
- 第二十章 菲克斯正面与福格打交道 /139
- 第二十一章 班斯比船主差点儿没拿到奖金 /147
- 第二十二章 路路通体会到钱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很重要 /157
- 第二十三章 路路通的鼻子长得离谱 /167
- 第二十四章 横渡太平洋 /175
- 第二十五章 旧金山群众选举一幕 /183
- 第二十六章 搭上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特快列车 /191
- 第二十七章 路路通听火车上的摩门教士说法 /199
- 第二十八章 人们无法了解路路通的道理 /207
- 第二十九章 联合太平洋铁路线上多事故 /217
- 第三十章 福格那么做是应该的 /225
- 第三十一章 菲克斯真正为福格着想 /233
- 第三十二章 福格全力跟厄运搏击 /241
- 第三十三章 福格克服了困难 /247
- 第三十四章 路路通说的俏皮话真稀奇 /257
- 第三十五章 路路通立即照主人的吩咐做事 /263
- 第三十六章 “福格股票”又热销了 /271
- 第三十七章 福格的赌注一分不剩，但他赢得了幸福 /277
- 后 记 /282

第一章

福格和路路通成为主仆





1872年，一位名叫菲利亚·福格的先生，住在赛微乐街七号的白林顿花园洋房。这所住宅里曾经住着谢里登先生，直到1816年他在这里去世。

这位菲利亚·福格先生是伦敦改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虽然他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却仍然是俱乐部里最特别、最受关注的人。

谢里登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的存在让英国更加光彩夺目。可是，住在他曾经住过的那所房子的福格先生，却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人们不知道福格先生的底细，只知道他很豪爽，是英国上流社会里的绅士。

有人说，他的头比较像拜伦，不过跟拜伦相比，他两颊和嘴上的胡子要多一点儿，性情也更温和。他这个样子，就是活一千岁，大概也不会变。他的脚没有毛病，这一点跟拜伦不像。

虽然没有人知道福格先生是不是伦敦人，但他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没有人看见他出现在交易所、银行；在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



行里，也没有他的影子；在伦敦的任何港口或是码头，都没有一艘船的船主名叫福格；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里，也没有人发现这位绅士；不论是在律师公会，还是伦敦四法学会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或格雷院，都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至于大法官法庭、女皇御前审判厅、财政审计法院、教会法院这些打官司的地方，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不开办工厂，也不从事农业；他不是靠说合维持生计的掮客，也不做生意；他没有加入英国皇家学会，也不是伦敦学会的成员，更不是手工业者协会、罗素氏学会的会员；西方文学会和法律学会里，都没有他的位置；至于科学艺术联合会这一由仁慈的女皇陛下直接垂顾的地方，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而首都那个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学会，或其他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里，都没有福格先生的名字。

总之，福格先生仅仅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人们所知道的他的情况，仅此而已。不禁有人惊讶了：像福格先生这样古怪的人，居然也能加入改良俱乐部这样光荣的团体？每当这时，就会有人回答：福格是巴林氏兄弟介绍入会的。他在巴林兄弟银行里存了一笔款子，账面上任何时候都有存款，他开的支票总是“凭票即付”。因此，他获得了信誉。

这位福格先生，是不是一位财主？当然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恐怕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只有福格先生自己才知道答案，要是哪个人想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最好是去问他本人。一直以来，福格先生既不挥霍浪费也不小气吝啬。要是有什么地方的公益或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会不声不响地捐钱，有时候甚至不让人知道是自己捐的。

他总是尽可能地少说话。一句话，像福格先生这样不喜欢与别人交往的绅士，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可能是因为沉默寡言，他的性格越来越让人觉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却总是一个样子，一举一动都非常准确而有规律。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更加奇怪，对他产生了各种猜测和想象。

他很可能出门旅行过。因为，他似乎对任何偏僻的地方都非常熟



## 80天环游地球

悉，他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的渊博程度，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俱乐部里曾经有过某某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流言，他只用了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把这个众说纷纭的流言澄清了。他所指出的这些事件的真正可能性，最后一般总是被证实，就好像他具有一种千里透视的天资。按道理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去过所有地方的人，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的。

不过，福格先生多年来从未离开过伦敦，这是非常肯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由那些对他的了解比别人稍微多一些的人证明。据他们说，他每天从家里出来之后，都会走那条笔直的马路到俱乐部去。除此以外，没有人在其他的任何地方见过他。

看报和玩“惠司脱”是他仅有的两项消遣，他的天性最适合这种安静的娱乐。对他来说，赢钱是常事，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些钱塞入自己的腰包，而是把它们作为自己慈善事业支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还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这位绅士打牌的目的不是赢钱，显然只是娱乐。对他来说，打牌算得上一场有些困难的角力，然而这种角力用不着大幅度地活动，甚至不用移动脚步，不会引起疲劳，跟他的性格完全适合。

福格先生没有妻子儿女，在过分老实的人身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种情况在普通人身上极其少见。福格先生独自生活在白林顿花园洋房，从来没有人看到他有访客，也从来没有人谈起他在家里的私生活。他家里只有一个仆人。

他每天都按时在俱乐部里吃午餐和晚餐，吃饭时间都精确得像钟表一样。用餐的地方，他也老是固定在同一个餐厅，甚至是同一个桌位。他没有请过任何一个人吃饭，无论是俱乐部的会友还是外客。他也从未在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的卧室里住过，一到晚上十二点整，他就回家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小时都待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梳洗。在俱乐部里，他偶尔也会踱方步，但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铺着镶花地板的过厅或走廊。走廊上装了一个带蓝花玻璃的拱顶，还有二十根希腊爱奥尼式红云斑石圆柱。



不论是晚餐还是午餐，他吃的总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食品。供应这些物品的，有俱乐部的厨房、菜肴贮藏柜、食品供应处、鲜鱼供应处和牛奶屋等。侍者们身穿黑礼服、脚蹬厚绒软底鞋，态度庄重地为他端来一套别致的器皿，放在由萨克斯生产的花纹漂亮的桌布上。他饮酒所用的器具，是俱乐部保存的那些式样古朴的水晶杯。他喝的酒都是葡萄酒，比如西班牙白葡萄酒、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着香桂皮、香蕨、肉桂的粉红葡萄酒。俱乐部为了让他喝到清凉可口的饮料，还给他送来了冰块。这些冰块，是俱乐部用很高的费用从美洲的湖泊里运来的。

如果称过这种生活的人为怪人的话，那么这种古怪无疑是有乐趣的。

赛微乐街的住宅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住起来却非常舒适。因为，主人永远不会改变生活习惯，用人自然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福格先生却对自己唯一的仆人提出了这一要求：日常工作一定要准确而又有规律，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就在10月2日，福格先生把他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辞退了，原因仅仅是：福格先生要剃胡子，仆人没有按要求送来华氏八十六度的热水，却送来了华氏八十四度的。接替伏斯特的新仆人，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到来。现在，伏斯特正在等着新仆人。

福格先生安安稳稳地坐在安乐椅上。他的双脚就像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并拢着，双手按住膝盖，身子挺直，昂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移动的挂钟指针。这只挂钟是一种复杂的机器，它不仅计年，也计时、分、秒、日、星期、月等。每天一到十一点半，他就按照日常习惯离家，去改良俱乐部。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敲门声传进了小客厅里的福格先生耳朵里。

詹姆斯·伏斯特走进来，说：“新用人来了。”

跟着，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向福格先生行了个礼。

福格先生问：“你是法国人，叫约翰？”

“我叫若望，先生。要是先生不反对的话，我还有一个外号，”新

来的仆人回答，“叫路路通。只要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我天生精于办事。先生，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说实话，我干过的行业有很多种。我曾经是个闯荡江湖的歌手；还当过马戏班的演员，能像雷奥达一样飞腾在悬空的秋千架上，也能像布龙丹一样跳跃在绳索上；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我又做了体育教练。最后，我去了巴黎，做了一段时间的消防队班长，在这期间还救过几场惊险的火灾。到现在为止，我离开法国都有五年了。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所以就来到英国，当亲随用人。我现在没有工作，就上您这儿来了。因为，我知道福格先生您，是联合王国里最讲究准确且最爱安静的人。现在，我只希望您能留下我，让我在您府上安安静静地吃碗安稳饭。希望以往的一切，包括我这个名字路路通，都可以忘记……”

“我倒是很喜欢路路通这个名字，”主人回答说，“我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你知不知道在我这里工作的条件？”

“知道，先生。”

“那就好。看看你的表，现在是几点？”

路路通把手伸进裤腰上的表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银表，回答：“十一点二十二分。”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我的表是不会慢的，先生。”

“慢了四分钟。不过，只要你记住所差的时间，也不要紧。好吧，从现在，从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开始，你正式成为我的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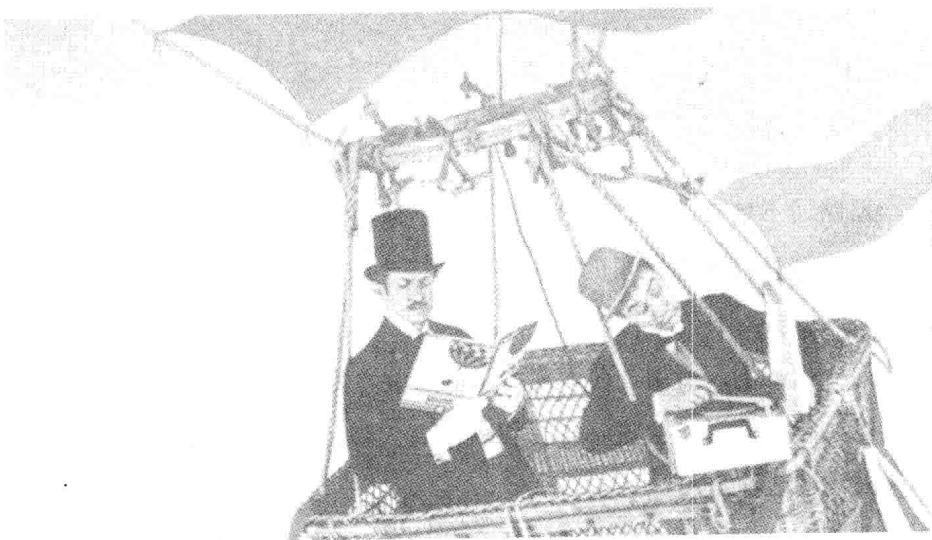
福格先生说完，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机械地戴在头上，一声不响地出门了。

接着，大门关起来的声音传进了路路通的耳朵，他的新主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关大门的声音再次传来，原先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离开了。

现在，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在白林顿花园洋房里。

第二章

路路通自认为找到了  
理想的主人





一开始，路路通不禁有点儿奇怪，他自言自语地说：“说实话，我现在的这位主人，跟杜莎太太家里的那些‘好好先生’简直没有一点儿差别！”

有一点需要交代一下，所谓杜莎太太家里的那些“好好先生”，是用蜡做成的，这种蜡人除了不会说话，做得就跟真人似的。在伦敦，经常有很多人去欣赏这种蜡人。

刚才，路路通在和福格先生见面的短短几分钟里，就已经又快又仔细地把这位未来的主人观察了一番。从外表来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面容清秀而端庄，个儿高高的，虽然略微胖了点儿，却没有因此而有损于他那翩翩的风采。他的头发和胡须是金褐色的，前额光溜而平滑，太阳穴上没有一条皱纹，面色虽不红润却很白净，一口牙齿整齐而美观。

显然，他的个人修养很高，已经到了相士们所说的“虽动犹静”的境界。所有“多做事，少扯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他都有。他那安详而冷静的表情，眨都不眨一下的眼皮，明亮有神的眼珠，简直是典型而标准的冷静的英国人。在联合王国里，这种人屡见不鲜，经常



被昂·高夫曼的妙笔刻画成多少带点儿学究气的人物。福格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这位绅士的一举一动都恰如其分，总是不轻不重、不偏不倚，准确得就像李罗阿或是伊恩萧的精密测时计。实际上，福格先生已经成了准确性的化身。人们只要看看他的两手和两脚的动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人类的四肢和其他动物的四肢一样，是表情达意的器官。

福格先生是这样一种人：生活按部就班，凡事总有准备，行动向来不慌不忙，总是精密而准确，甚至连迈几步、动几下都有节制。福格先生走路时，也从来不多走一步，总是抄近道。如果他看天花板，一定会有某种原因。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一个手势，也从来不激动，更没有苦恼过。像他这样的慢性子，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但是，因为迟到而误事的情况，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认为，如果在生活中总是和别人交往，就会产生争执。所以，为了不耽误事，他从来不与人交往，这样也就不会与人争执。所以，他所过的那种孤独甚至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若望，也就是路路通，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待在英国的五年里，一直在伦敦当别人的亲随用人，但是，他始终也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主人。

路路通与福龙坦、马斯加里那一类人相比，完全不同。路路通不是那种瞪眼无情的下流痞子，不会像他们那样整天耸肩昂首、目空一切、装腔作势。这个大小伙子非常正派，相貌也很讨人喜欢。他的嘴唇稍微翘起，就像是准备品尝什么东西或亲吻什么人一样。在他的双肩，圆圆的脑袋让人一看就觉得和蔼可亲。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勤快而温和的人。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镶嵌在那红光满面的脸上。他的脸相当胖，以至于他能看到自己的颧骨。他身材魁伟，膀大腰圆，肌肉壮实，力大无比。他会如此健壮，都要得益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他那一头棕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路路通跟古代懂得密涅瓦

十八种处理头发的技艺的雕塑家相比，只懂得一种技艺，就是用粗齿梳子刷，三下就完事了。

面对这样一个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小伙了，任何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都会认为他的性格与福格先生的脾气合不来。福格先生所要求的百分之百的准确性，他能做到吗？这一点，只有到主人使唤他时才能知道。

人们都了解路路通的一些情况，知道他青年时代曾经流浪过，经历了这段东奔西走的流浪生活后，现在非常希望稳定下来，好休息休息，因此，他一听到有人夸奖英国人有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作风，还有典型而冷静的绅士风度，就跑到英国碰运气来了。可是，命运还是不肯帮他，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扎根。到现在为止，他先后换了十户人家。这十户人家，都是一些到处冒险、四海为家的古怪之人，不合路路通的口味。

他的最后一位东家，是年轻的国会议员朗斯费瑞爵士。这位爵士老爷往往在晚上光顾海依市场的牡蛎酒吧，而且经常是被警察给背回家的。为了不失对主人的尊敬，路路通曾经壮着胆子，恭恭敬敬地向爵士老爷提出一些很有分寸的意见。结果，爵士老爷大发雷霆，路路通因此就不干了。

这时，他碰巧听说福格先生要找一个用人，就打听了一下这位绅士的情况，得知这位绅士生活十分规律，既不在外面住宿也不出门旅行，甚至没有一天远离过住宅。对路路通来说，给这个人当差真是太合适了。所以，他登门拜会了福格先生，最终谈妥了这件差事。

十一点半刚过，路路通就一个人待在白林顿花园洋房里。他马上行动起来，跑遍了地窖到阁楼的每一个角落。等巡视了整座住宅之后，他一下子开心起来。因为，这幢房子看起来整齐而清洁、庄严而朴素，非常舒适、方便。这所房子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贴体而舒适的蜗牛壳。此外，这个蜗牛壳的一切照明和取暖需求，只用瓦斯就可以



满足。

路路通去三楼找指定给他住的房子，没有费一点儿事就找到了。他很满意这间房子，而且，房子里还装了电铃和传话筒，这样一来，就可以方便地联系地下室和下面的两层楼。壁炉上面，有一只电挂钟，它的钟点跟福格先生卧室里的挂钟钟点一秒钟不差，两只钟会准确地同时敲响。

“真是太好了，这一回我总算是称心如意了！”路路通自言自语地说。

电挂钟顶上，贴着一张注意事项表，这是仆人每天的工作项目，包括福格先生从早上八点钟起床到十一点半去俱乐部吃午饭的所有工作细节：八点二十三分，送茶和烤面包；九点三十六分，送刮胡子的热水；九点四十分，理发……然后是从上午十一点半到夜间十二点要做的事，还有这位有条不紊的绅士睡觉时该做的事——所有该做的事都统统写在上面，每一件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路路通对着这张工作表，高高兴兴地细细琢磨了一番，并把该做的各种事情都牢牢地记了下来。

福格先生的衣柜装得满满的，里面的服装各种各样，简直是应有尽有。每一件衣服，无论是裤子、上衣还是背心上，都标着一个按次序排列的号码。同样地，取用和收藏衣物的登记簿上，也标有这样的号码。在登记簿上，还注明了随着季节的更替需要注意的严格规定：哪一天轮到穿哪一套衣服、哪一双鞋子等。

总之，赛微乐街七号的这所房子，陈设非常幽美，与那位大名鼎鼎、放荡不羁的谢里登住在这里时的乌七八糟相比，叫人一看就觉得轻松愉快。这里没有藏书室，甚至连一本书都没有。不过对福格先生来说，这一点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俱乐部里有两个图书馆，不管是文艺书籍还是法律和政治书籍，都可以供他随意阅览。

在福格先生的卧室里，有一个保险柜。这个保险柜不大不小，非



## 80天环游地球

常坚固，既能防火又能防贼。他的住宅里，没有任何武器，无论是打猎还是打仗用的，统统都没有。这里的一切，都是主人的好静性格的标志。

路路通仔细地察看了这所住宅，然后情不自禁地搓着双手，扬扬得意地笑起来，左一遍右一遍地说：“好极了，我想做的差事就是这样的。我跟福格先生准能合得来。福格先生不爱出去走动，做事一板一眼，活像一部机器。伺候一部机器！这真是太好了，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